書啓狀　序

八大家

昌黎文鈔

五之六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五五四七 號
三六〇 函
三 冊
架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五四七 號
三 冊
三六〇 函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3)
函號 360 64

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書啓狀

重答張籍書

韓公之不汲汲著書固其力之未至抑其時之不暇耳而云云者乃從而爲之辭然其文特工甚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第一段言惡著書闢佛之有患）（第二段言著書之難）（言下則上可知）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傳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第三段言著書不可輕易）（昌黎本意）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韓）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
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并將或不必著書作餘波）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
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
乎非我（自任）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此下傍及追說前書）
（一語）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

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其與衆人辨也有矣（倒影好）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
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
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
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唐荊川曰本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答劉秀才論史書

懼作史之禍非也孔子善善惡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何以至今皎然與天地並昌黎不及作從而爲之辭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

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答崔立之書

公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公書故答之云云蓋崔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
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愬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
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
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
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
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自任
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就者果誰哉
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巳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

答元侍御書

姚娟感慨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
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
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巳
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縣是與之
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
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
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

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

答陳商書

譬喻直與戰國策同調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有生色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慍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答侯繼書

濟宥自奇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甑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

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懽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李秀才書

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故

遂始終托元賓以寫㮣與之情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馮宿書

於喜聞過中却有自家一段直巳而守的意在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絶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巳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

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巳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巳來尅巳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吿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吿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

亦不夫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答呂毉山人書

奇氣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

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

（有此一轉方成正議）

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答胡生書

倩本惆悵而有深思處堪把翫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

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誇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愼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謂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微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納交之始如此此此其所以旣合而不爲暌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
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
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
然悠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
不多見毎毎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
李七翶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兒甚夫以平昌之賢

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旣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情直而辭婉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

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

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黈纊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類終軍白麟奇木對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知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角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

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
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
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文婉曲感慨盧郎中嘗爲刺心推轂矣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
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塲十餘年竟無知遇愈
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
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
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
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
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而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

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送楊支使序

楊憑爲御史中丞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文

有興致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

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主郎楊憑）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玆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宜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串上作一家法）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文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嫺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韓文　卷六

子獨桉昌黎序事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首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以上一段將不緊要[illegible]事畫點綴如畫總只形容嶺南府之尊

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虞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一句總）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敘得錯落變化）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好）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曲盡）止

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三段敘嶺南之重任）扶南真臘于陁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盗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伏頌詞）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

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人本人）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劉述）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畧縣)畝(緩)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結含蓄)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許郢州序

按唐書于公多刻退之文多托之以諷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文後而言深故新)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曲如此

作文須有此一段地步方是作家

篇大旨

一句豎偏

異之失

同之得

文進一步

總

規字扯于公在內

唐荊川曰此文作二段後總較

贈崔復州序

此與送許郢州序同意而規諷于公處最含蓄

（起濟宗）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刺史之榮）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兩段反復一段深一段此文之妙處）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刺史之難）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
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此句是一篇命脉）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接得好）
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只一句收拾）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結最閑雅）

送幽州李端公序

命意高結體奇轉掣從天降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甞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客）（已而）（過篇說司徒公）
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插畫得史記髓）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論時日更奇）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學班椽之文其嚴緊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生色摘）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抱前如此才是匠手結構處）

送楊少尹序

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簸弄故出没變化不可捉摸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引古起議論）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寫情景○在○扺○病○上

轉服

掉○更○奇

雙○細○更○奇

餘波諸也

深許之而有識於他人者多矣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有生色讀之自當解頤

唐荊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以交游離合之情爲文又一種風調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

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覽此文與歐陽公食貨誌相參看始得肯綮

六年冬敘事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流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

得盡償其所亾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
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
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
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項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
按五城東西十三受降及朔方振武二軍

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
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
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

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贈張童子序

張本與昌黎同舉進士而其贈文特呼之爲童子其以唐有童子科乎言莊而嚴其序事處錯雜而煞有條貫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

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一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進之以道）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荊川曰只是科舉常事而敘得何等頓挫

送牛堪序

批必牛堪不謝舉主故昌黎爲文云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

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甚遠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唐荊川曰此篇文字意格異常

送竇從事序

奇崛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

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平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送石處士序

以議論行敘事當是韓之變調然予獨不甚喜此文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〇〇便見首薦借從事薦詞作頌美語得體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决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

歐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以烏公得士爲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譬喻起議論）（落得好）（言石生者見其盡取之無留良也）

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玆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夫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

黎渙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
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
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鄭十爲校理序

古人古直朴渾之文有如是者今人類不爲
也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
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
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
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
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

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